

恋 爱 上 上 签

[日] 凜 著

周菁 史静 等译

从遇到你的那一刻起，我就喜欢上了你，
一直一直地喜欢着，非常地喜欢……
除了喜欢这两个字，
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词语可以表达。

も し も ち ミ が

014044052

I313.45
879

恋愛
上上登

もしもキミが

[日] 凛 著

周菁 史静 等译



I 313.45

879



北航

C1731622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恋爱上上签/〔日〕凜著;周菁 史静等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339-3881-9

I. ①恋… II. ①凜… ②周… ③史…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②短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1052 号

原书名: もしもキミが。

©Rin

Chinese (Mandarin)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Excluding Taiwan, Hongkong and Macau) arranged by Digi-Book Japan Inc. through FanFan Comic Inc.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由株式会社 Digi-Book Japan 通过翻翻动漫授权中国浙江文艺出版社在中国大陆 (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 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1-57 号

恋爱上上签

作 者: 〔日〕凜

译 者: 周 菁 史 静等

绘 图: shllow

策划统筹: 柳明晔

责任编辑: 颜颖颖 童炜炜

封面设计: hanyindesign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数: 218 千字

印张: 8.75

插页: 6

书号: ISBN 978-7-5339-3881-9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上上签	001
初 恋	020
约 定	033
如果。爱	065
你犹在我心中	148
手牵手,一起走	252

上上签

那还是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奶奶当时还在世。

新年头一天的清晨，全家人一起，去神社进行新年初次参拜。

新年倒计时已经结束，街上熙熙攘攘，像赶庙会似的。

我很喜欢这种氛围。那么冷的天，我却满不在乎地跑来跑去。

我紧捏着奶奶给我的压岁钱，抽了支签。

不用说，在我眼里，收钱的那位巫女看起来非常新鲜，非常耀眼。

我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用冻得有点儿红的小手，展开了签纸。

“大吉！”

看到这个刚学过的新汉字，我高兴地捏紧了签纸。

说话时吐出的白气也轻飘飘地舞上天空。

我牢牢地抓住上上签，拿去给奶奶看。

脸上满是得意之情，像是在说“怎么样？”

这时，奶奶温柔地笑了，却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回答。

那回答让我一直耿耿于怀。现在我已年满 20 了，但只要一到抽签的时候，还是会想起来。

当时才小学二年级的我，根本没琢磨过奶奶那句话有什么深意，只是想当然地觉得：奶奶一定是眼红我抽到了上上签，才顺口说了句玩笑话。

* .. * .. *

“说呀！你奶奶到底说了什么？”

奈奈扑闪着大大的眼睛，向我问道。她戴了美瞳，眼眸显得非常漂亮。

我一直都固执地认为美瞳和日本人完全不搭调。而我人生中所交到的第一个戴美瞳的朋友，就是奈奈。

她能敏锐地嗅出当下的流行时尚，总是衣着光鲜地来短大上课。

和每星期有三天都是一身牛仔服的我，可谓是两个极端。

不管是头发还是化妆，她都很花心思。

而我总是素面朝天，头发也随便一扎就 OK。我俩的确是两个极端。

“嗯？你想知道？”

“你还问我想不想知道？！我当然很在意了。都听你说到这儿了。”

“好了，好了，说得也是！”

“那，你奶奶到底说了什么呀？”

她翻来覆去地摆弄手机。她的手机上挂着可爱的小饰物和金丝银线。

她大概在催我快点说答案吧。

别人越是着急想知道答案，自己就越是不想公布答案，这是人类的通病。

我告诉已经等得不耐烦的奈奈，“就算我说了，你也只会说‘真是莫名其妙！’”

“梨华你也觉得莫名其妙吧，否则也不会讲这番话了。行了，快说呀！”

奈奈终于受不了了，“啪”的一声，把手机砸到了桌上。

到了这份上，我也觉得自己有点儿太卖关子了，心里升起了歉疚之情。

我叹了口气，喝了口手边的柠檬茶。

“我奶奶呀，看了上上签后，说了句‘是哪种上上签呢？’”

“……啊？”

能看到奈奈满脑门挂的都是疑问号。

这也难怪。我想她恐怕搞糊涂了。

“她说的‘哪种’，到底指什么呀？”

“我早说过，我一不知一道。”

“搞什么呀，真是莫名其妙！”

“看吧，让我给说中了吧！”

奈奈露出懊丧的神情，有点焦躁地调整了下呼吸。

“哎，我说，梨华。已经过了5点吧？阿健那儿，没关系吗？”

她像是终于找到能跟我说的话了，把刚才一直拨弄个不停的手机打开，给我看待机画面上显示的时间。

“还真的是呢。那我走了。过年后再联系你吧。”

“离过年还有三天呢。这几天联系一次吧。”

“啊哈。你真喜欢我呀，奈奈。”

“你说那种话，那干脆不联系好了。快走快走！”

“哈哈，开个玩笑，别当真。谢了！我先走了，过个好年！”

我穿上圣诞节刚买的白色皮外套，走了出去。

一走到外面，就看到在街上走的都是一家人或情侣们。大家好像都冷得受不了，相互依偎在一起，像是在彼此汲取温暖。

我轻轻地围上百鸟花色的围巾，快步向阿健家走去。

“阿健”，是我 19 岁时交到的男朋友。我们的相识可能过于轻率了些，因为他是向我搭讪，才认识我的。

阿健，他所有的一切都很普通。长相、身高、着装、收入，无论哪方面，都很不起眼。

只是，有时，阿健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我不知该如何形容。畸形的爱情？不善表达爱意？

抑或是独占欲很强？

同样，我有时也会变得不像自己。

我叹了口气，打开了有点破旧的公寓门锁。

大喇喇地挂在我钥匙包里的那把明晃晃的钥匙，是我们确定恋爱关系那天，阿健交给我的。

我们的交往也有了一年了。一年的时光，有什么，在一点点地发生着变化。

不，与其说是发生了变化，不如说是真面目暴露了出来。

我转了下有点生锈的把手，慢慢打开门。

一脚刚踏进房间，扑面而来的是混合着烟酒味的刺鼻味道。

大门口摆着我和阿健第一次约会时的照片。只不过，现在落满了灰尘，都看不清是什么照片了。

我用食指轻轻地擦掉上面的落灰，望向关着的起居室。

走廊上的小厨房里，堆着几个吃完没收拾的速食面碗。

水龙头吧嗒吧嗒地滴着水。水滴落到洗碗槽里积的水上，静静地泛起涟漪。

我一走动，走廊就会嘎吱嘎吱作响，似乎下一秒地板就会翘起来。

起居室的门里流泻出电视的响声。

我忍不住又叹了口气。

慢慢地推开起居室的门。

“阿健……”

我话音还没落，他回过身，劈头扔来一团纸。

“你死哪去了？”

“我和奈奈去喝茶了。都好久没一起去了。”

“你看看时间！这都什么时候了！”

“嗯，对不起……”

我捡起那团纸，丢进垃圾箱。

阿健的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其实不该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我是知道的。

知道得一清二楚。

阿健的改变，是从他被工作单位解雇后开始的。

阿健很努力才考进那家公司的，半年前却被解雇了。阿健的名字出现在裁员名单上。

“我说，连你也要和他们一样背叛我吗？想骗我吗？”

阿健猛地站起来，他目光呆滞，斜瞥着我。他今天又喝得烂醉如泥。

“问你话呢，回答我呀！”

跟骂声一起落在我脸上的，还有耳光。所谓“习惯”，真是非常恐怖的东西。

半年前，我第一次挨耳光的时候，非常沮丧，也很蔑视他。

可是，阿健也很痛苦。为了他，我想我得忍受。

我被阿健揍了，可我由此想到的，却是阿健一定很痛苦。

我觉得，如果阿健揍了我，就能够稍微减轻些郁闷的话，那我就挨揍也没关系。因为，我能够为阿健做的事，也只有这个了。

阿健一定会恢复正常的。因为以前，虽然他一点儿都不起眼，却是个温柔的人。

我非常喜欢他这点。因此，“他一定会恢复成以前的那个阿健。”我这样企盼着，现在仍留在他的身边。

“你别不知好歹！”

“嗯……”

阿健总是紧抓着我，不愿放手。他一定是靠这个来让自己心安吧。

我哭不出来。为了一星半点的事，我哭不出来。因为我很清楚，哭是改变不了任何事情的。

我挨了好多打，脑子都是蒙的。我看了眼电视，上面正播着年末专题节目。

“今年也快要过完了耶！”

最近新蹿红的年轻女模特，笑嘻嘻地说着。

为什么当模特的会这么频繁地在电视上出镜呢？我按着脸颊，考虑着这些事。让模特儿来当节目主持人，对此我感到很不搭调。

我自己也是，和以前大不一样了。我一直被阿健打。这种事，对奈奈难以启齿。

大概是不愿在阿健恢复以后，因为这事而给奈奈留下负面印象吧。

“对不起，很疼吧？”

阿健似乎冷静了一些，他温柔地抚摸我的脸庞。

这时候我才发现，只要这一丁点的柔情，我就能万分满足了。

“嗯，没事的。”

有点儿强颜欢笑。可惜，再怎么强颜欢笑，红肿的面孔还是很疼。

我如此地勉强着自己，坚持要和这个人交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不明白。但是有一点我明白，自己的的确确爱着半年前的那个他。

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阿健经常给我发短信。

里面有相当多的表情文字，我也确实觉得很开心。

他变着花样哄我，带我去购物中心、观赏夜景、去餐厅吃大餐……

我们去了哪儿，他带我去哪儿，其实这些并不重要。我觉得想尽办法讨我欢心的阿健，真是极其可爱。

最近我们去过哪儿？家庭餐馆？便利店？已经，想不起来了。

因为我都想不起来我俩好好儿聊天的样子。

所以，我能做的事情，就是留在他身边。

信任他。仅此而已。

阿健拿出香烟，他皱着眉头，抽得起劲，沉迷在香烟的味道中。

我真的很受不了烟味，以前，他从不会在我面前抽烟。

拿以前的阿健和现在的阿健比，这很可笑。但，自己还是忍不住这么做了。而且，说老实话，我也越来越烦躁了。

“喂，我说，你能不能借我两万块？以后一定会还的。”

“……”

每次听他这样说，我的心就感到一阵一阵的刺痛。

以前，奶奶曾经说过：

“钱在人情在，钱尽缘分断。”

我觉得这句话，讲得真是太对了。

因此，每次一听到阿健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极其难受。

“给你。”

我从钱包中抽出两万块，默默地递给他。

我很清楚这样做是错的。

虽然心里很清楚，但我还是极力说服自己：怕是只能这么做了。

“谢了。”

他稍微高兴了些，把两万块塞进自己的钱包里。

我再一次将目光移向电视，茫然地注视着电视画面。

* .. * .. *

“我回来了。”

我轻轻地关上大门口的那扇门。

家中，寂静无声。隐约闻到一丝甜美的香气。

……姐姐回来了……

我踏上用桧木铺成的走廊。有点儿凉飕飕的，但我极喜欢这种

感觉。

起居室亮着一盏灯。

我将手放到把手上，打开门。

“我回来了。”

“你回来啦。”

姐姐把黑发一下子甩到脑后，看到我，她笑了。

我拉了把椅子，边脱大衣，边坐了下来。

“喝咖啡吗？”

“啊，嗯。谢谢。”

姐姐站起身，往我的茶杯里倒咖啡。

大我三岁的姐姐，是普通的办公室文员，比我稳重得多。

“当心烫！”

和阿健刚交往时买的粉红色的茶杯，上面有了豁口。

虽然有了豁口，但我还是十分喜欢这个茶杯，不太想再买个新的。

“今天下班后，我和同事去算卦了。”

姐姐往杯子里轻轻吹着气，神态悠闲地啜着咖啡，说道。

稍微往上抬眼瞅着我的姐姐，和我很像。

“后来呀，就听到让我郁闷死了的话。”

“郁闷死了？”

姐姐的脸，在袅袅的热气中显得朦胧不清。

“很过分！说什么我现在运势很好。”

“那还不好？”

“对吧，你也这样想吧？开始我也这么想。”

我完全弄不懂姐姐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的想法很普通：运势好，的确不能算坏事。

“可是，算卦的师父却说，正因为如此，才更要当心。”

“……为什么？真是莫名其妙！”

啊，我成奈奈了。

我在心里吐槽。

姐姐自然没发觉我内心的波动，继续说道：

“不是说，人的一生，有高峰就会有低谷。就这么回事！”

“有高峰就有低谷？”

“梨花你可真是有够笨的！听人那么一说，我可是马上就明白过来了。”

姐姐轻轻哼笑着，把咖啡送到口边。

她一口气喝下咖啡，打算对我仔细解释。

“就是说，我现在运势很好，可这件事恰好从反面证明了我今后运气只会越变越差。”

“反面证明？”

“对呀。我现在的的确非常幸福，我甚至觉得再不会比现在更幸福了。所以，也就意味着以后只能是走下坡路了。”

“……”

是谁说出这么无厘头的话呀？

运势不错的时候，才更应该多往好处想嘛。

我心不在焉地这样想着。但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某件事。

脑子里啪地响了一声，有件事，我忽然间就明白了。

迄今为止，一直弄不明白的那件事。

明白了……

总算明白了……

“……”

我在脑海中整理着思路。

姐姐还在喋喋不休地说些什么，可我完全是耳旁过风。

等一下，

等一下……

“是哪种的呢？”

我那天，抽到了上上签。

奶奶看了，说了句：“是哪种的呢？”

我觉得自己终于明白了。

奶奶想对我说的话。

我觉得自己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奶奶会对抽到上上签的我，说那样的话。

现在，我觉得自己明白了。

“哪种？”

抽到上上签，是意味着我从痛苦的事情中脱身而出，时来运转，好运不断呢？

还是反过来，我本来运气很好，可惜因为抽到了上上签，而变得厄运缠身？

我觉得“哪种”这个词里，包含着这样的意思。

真实情况如何，没有人知道。但我坚信一定是这样的。

到了20岁，我终于弄明白了。

我觉得，要是现在，就能和奶奶无话不谈了。

花了十三年的时间都没有弄明白的事情，现在总算是解开了谜团。我抑制不住满心的喜悦之情。

那是从未有过的温暖心情，非常舒服，我甚至觉得感动。

“喂喂，你有在听吗？”

“姐……奶奶是怎样一个人？”

“奶奶？你怎么现在……”

“快说呀，是怎样的人？”

我看到姐姐皱起了眉头，她不太高兴了。但我就是非常非常想听。

“奶奶她……吃过很多苦，所以对自己很严格，对别人却真的非常温柔。妈妈是这样说的。”

对自己很严格，对别人却很温柔……

是我印象中的奶奶。

现在，我真想见见奶奶呀……

“不过，那时奶奶真的很担心你！我也还清楚地记得那事呢。”

“担心？”

也许是咖啡已经冷掉的缘故吧，都不冒热气了。

“你忘了？那是因为你常常被人欺负呀。”

“……”

这么说，我以前……被人欺负过？！

我自己完全不在意是不是被人欺负了，不过原来妈妈和奶奶都非常担心我呢。

我自己真的没在意，否则也不会等到别人说起我才想起这码事。

其实，准确地说，我是，努力表现得毫不在意。

“嗯，奶奶真的很担心呢。”

原来……还有过那样的事呀。

“是吗？真想见见奶奶呀！”

真的，真的，很想见她。我真的认为，现在的话，我们就能无话不谈了。

奶奶！我已经 20 岁了。

奶奶！我已经可以喝酒了。

奶奶！我也已经有男朋友了。

奶奶！我……能相信他吗？

这样一直，相信阿健。

奶奶……

★ .. ★ .. ★

第二天，我再次来到阿健家里。

我穿过闲置已久的冷冷清清的厨房，走进那个流泻出电视声音的
房间。

“喂，我说，你这家伙劈腿了吧？”

“……啊？”

这段时日的阿健，真的很奇怪。

说我劈腿，我也得有那闲工夫呀。

“你知道，我没理由做那种事的。”

“不，我总觉得你很亢奋的样子。在想其他家伙吧？”

到了这份上，说什么都是白搭。我叹了口气，深深顿了下呼吸。

“我没有！”

“我昨天脑子里突然冒出以前奶奶跟我说过话。”

“你奶奶？”

“嗯。”

我对专心听我说话的阿健，讲了昨天所发生的事。阿健眼睛眨都